

近思錄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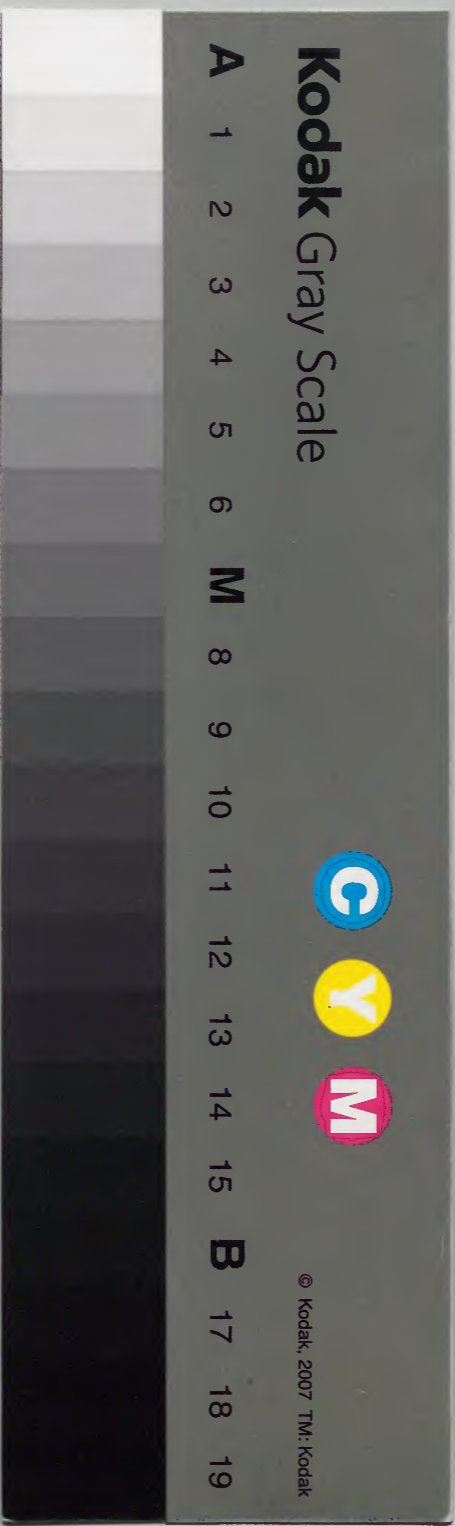
五
三
六

漢書門
六〇〇八
一五〇八
三八〇八
類號函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六〇〇八
三八〇八
類號冊架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8
冊數	3 (1)
函號	298 159

298-159



近思錄集解

一
二

一

あ 3
6
1



館書圖京東			
三	一五九	三	六
册	號	架	函
		家	漢書門
		類	

071-008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慶命

引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

天僖明道洞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

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闕教矇啓千載

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闕中張子續



淺草文庫

承羽翼，闡而大之。

聖學湮而復明。

道統絕而復續，猗與盛哉。

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適遵祖武，是以鉅

儒輩出，沿沂大原，考合諸論，時則朱子

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

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

脩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無

該，本末彈舉，至於闕邪說，明正宗旨，不

精覈洞盡，是則我

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詎後學而無

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

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
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
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變讀是書
字求其刻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
解其諸綱要悉本諸子舊註恭以升堂
記闡及諸儒辯論擇其精純刊除繁復
以次編入有闕畧者乃出臆說朝刪暮
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逐訓習
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
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窺通大義然後
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旨亦近思
之意云

近思錄

淳祐戊申歲長至日

建安葉采謹序

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名幹字直卿

節齋先生蔡氏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名方子字公晦

近思錄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蕃邸名改惇頤世為道州營道人

近思錄

字目

營道縣出郭三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
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官遂僑寓鳳翔

鄆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于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近思錄前引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

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

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
 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
 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
 首卷論用力二卷總論為學大要三卷處已五卷論道體
 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處已克已六
 卷論家道七卷治人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法十卷論出處義利
 十一卷論政事十二卷論教學十
 二卷論警戒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
 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
 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
 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

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
 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
 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後引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
 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后出晚
 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
 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

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
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
不失纂集之旨若使厭卑近而鶩高遠躡等陵節
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
宜詳之

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進近思錄表

聖

臣采言先儒鳴道萃為程代之一經元后崇文兼
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揭民彝臣采實惶實

恐頓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歿而理學不明秦斯所
焚而經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士
以詞華藻繪彌薄

天開

皇宋星聚文奎

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學大明於正宗逮
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任考圖書傳集之精粹
溯濂洛關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曰近思錄彙分
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求端用力之方暨處

漢曹娥中黃門持
五夜謂自甲夜至
戊夜杜陽雜編本
宋視朝後即開群
書謂左右曰若不
甲夜視事乙夜
觀書則何以為
人君耶

宋史四十二理宗紀云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
朕惟孔子之道自漢
軻後不得其傳至我
朝周敦頤張載程頤
程顥直見實踐深
探聖域千載絕學始
有指歸中興以來得
朱熹精思明辨表裏
渾融使大學論孟中
庸之書本末洞徹孔
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
朕每觀五臣論著位
沃良多今視學有日
其令學官列諸後祀
以示崇獎之意

已治人之道破異端之局鏘闢大學之戶庭體用
相涵本末洞貫會六藝之宏奧立四子之階梯人
文載開道統復續臣管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
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大旨本乎朱氏旁通擇於
諸家間有闕文乃出臆說刪輯已逾於二紀補綴
僅成於一編祇欲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

乙夜之睿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天錫聖智

日就緝熙遵

累朝之尚儒講誦不違於寒暑列五臣於從祀表章遠
邁於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欲闡明斯道俯詢集
解之就緒遽命繕寫以送官儻於

官庭朝夕之間時加齒閱即是周張程朱之列日侍

燕間固將見天地之純全明

國家之統紀表範模於多士垂軌轍於百王粵自中

古以來未有若今之懿臣達逢

上聖獲效愚衷顧以螢爝之微仰裨

日月之照五千文十萬說雖莫贊於法言四三王七
六經願恢於

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拾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汗屏營之至臣實惶實恐頓首頓

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 日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

景獻府教授臣葉米上表

近思錄卷之一

建安葉采編集

道體類凡五十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

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抵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陰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內一太極而已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通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躰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疑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疑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

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躰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愚按繫辭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本注云聖人之道而主靜本注仁義中正而已矣

通鑑卷之十一 通鑑卷之十一

欲故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

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類故易允重中正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行思錄卷之十一 首豐頁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
之所由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
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
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
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
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
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之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
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
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
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
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
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
一圖之義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
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
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
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
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
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
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誠無為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
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
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乎其間矣此陰
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明其躰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也安焉執焉以幾而言也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章誠神幾之義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

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和也

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文集下同說見中庸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躰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注

云感而遂通天性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躰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

息之謂乾

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性便有性
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
健健之躰為性健之用
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
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
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

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之指
其形躰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
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
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
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
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
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
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

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
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
二氣之良能此
合妙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乾卦彖傳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為五常仁
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
之一專言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
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
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
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知者仁之明辯信者仁
之真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
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至底意思通
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
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一氣無頓消亦無頓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剝陽夫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繞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月中然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十月於卦為坤恐人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然陰之類為小人不故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

識之

復卦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日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緒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牀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咸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

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

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恒卦彖傳隨時變見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停然其往來屈伸則亘萬古而常然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

革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

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

人性本善自暴者拂戾而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為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教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

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史記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飭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則真下愚耳

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善然畏威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唯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為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

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

動靜相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無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剥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元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舛逆而無序乖戾而不和也序者禮之本和者樂之本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通書下同

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說見乾卦九三文言發乎真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天之義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

道則謂之教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者而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

垂手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軀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

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大小充多少也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軀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在天也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亦器

說見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物之軀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

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解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已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賢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

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天地萬物與我同躰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截則形骸尔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疴痒皆不相干此四躰之不仁也

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說見論語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子貢只是言仁未識仁之躰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已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於已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躰也○朱子曰博施濟衆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躰而告之又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

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人之有生人氣聚成形理亦具焉是之謂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氣稟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有然原是性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生也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本註云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樹始生人知其必臧若教

也類氏之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物滯之后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

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

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

海終無所迂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

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

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朱子曰人雖為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耳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以其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

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

觀天地生物氣象本注云周茂叔看

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遍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憲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朱子曰物之初生淳朴未散最好看及榦葉茂盛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此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腔子猶軀殼也。則傷也。隱痛也。人之一身。惻隱之心。無所不至。故疾痛痾癢。觸之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躰也。無往而非惻隱之心矣。朱子曰。彌滿充實。無空缺處。如刀割着亦痛。針刺着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信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為主。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躰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公則萬物一躰。私則人已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

揚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

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
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
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楊朱為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為墨翟兼愛故雖
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為之楊墨各守一偏固
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入也懲二者之偏欲於二者
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在不能隨時以權其宜
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就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
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
於事事物物各有天然之中不待着意安排也若
事安排則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
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

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
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
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上章禹之
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時行道任
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
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大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
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簞瓢自樂如是乃合此
時之中是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
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
不欺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
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
一毫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
自為欺乃思誠也○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不欺

是著力去敬
底故曰其次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冲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

轍車跡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本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具於氣形事為之先本一貫也

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言此理流行於氣形事為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

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如釋氏所謂輪迴者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厚之說而發也李果齊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

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日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為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姤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

事詳見前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為仁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后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公流而溯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
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
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
也

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
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
之節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
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大包乎三
者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物欲所蔽癢疴
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
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氣同理以人躰之
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為
體然不可以訓人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
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

不可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
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
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
善而後惡言言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
非

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后惟伊川說得盡擬
撲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
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生於
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

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

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物萬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宰謂之心實則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

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然究其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齊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心者人之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用生

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箇活底物。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

塊然盛大氤氳之義塊然太虛周流上下亘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渣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雜揉凝而形成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揉締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朱子曰體物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則禮特虛文矣。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日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

體也王往通

詩大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謂橫渠此語充精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返而游散游散者消而就盡也以

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者能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已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已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以成也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已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
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
而速也橫渠易說

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
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慮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
癢有所不覺矣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妙用
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

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
情之主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
下箇心字可見
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

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

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也由氣有通蔽
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
異塞者氣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
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反
其既開則通乎天道
與聖人一此言人也

近思錄卷之一

近思錄卷之二

建安葉采編集

為學類 凡百十條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瞻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

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近思錄卷之二 為學類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

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

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

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

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之則一也聖人安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

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為也然則人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于道而為聖為賢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真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

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妄施於人而欲本乎已也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

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

梏其性而亡之

性動則為情然情炎于中未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反是梏猶桎梏謂拘繫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貴於學也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

自明而誠也

養一作注

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

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

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出處語默必如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此因上文言所以誠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為學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如是者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

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已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為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

中庸子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膺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曾不敢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所不遷也才過即改已改不再不貳也又易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已之明

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

然醒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

後人不達以謂醒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

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修德徒以記問詞章為學去道愈遠矣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辯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应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夫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

苟以外物為外毫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

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奉已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為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能定也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

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太公何樂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矣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

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太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為而不知以有為為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先意於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然。今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空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心，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闊，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

而已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為二。以在外者為非在內者，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寧滅，故常為外物所繞，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太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

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聖人未嘗無喜怒是未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繫彼而不繫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

思過半矣。

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

耒之首為耜。耜之柄為耒。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人之言本非不得已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闕也。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非以多言為貴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

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後人徒志於為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偽反害於道矣

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

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

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君子學以為己苟求人知則是私心而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乾九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

毫之不實擇言謂脩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

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

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

日知其所亡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脩業只是一事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

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

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

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幾微矣智者知之至明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

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易傳 下同

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
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
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儀則矣
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

坤六二文言傳敬主于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

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

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

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偽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偽矣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徃徃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徃

攸徃

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為或乖於正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无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徃徃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徃

入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大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為貴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為義惟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

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

之動也故感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感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

咸卦取象人身初為拇二為腓三為股五為脢上為輔頰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必有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編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朱林解為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健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及取四為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

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亦一也

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則澄然泰然何至憧憧也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所以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耳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當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

蹇卦象傳此教人以處險難之道自當其身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反躬之學雖遇難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非剛則動無所之非動則剛無所用

豐卦初九傳知行相須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知百有之入動則不知所之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知不足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於中則說也

繹往來細繹也學者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輟不輟義理久則浹於其中自然悅豫也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也

善有諸已足以及人信從者眾同歸於善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為善之意如此

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經說下同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奚溫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為成德也。

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欲見知

於人也。說見論語

為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己，非為人也。為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為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為人，則雖或為善，亦非誠心。况乎志存務外，自為欺誑，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為學且須分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

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積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方元集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積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積而還其珠，說見韓子。

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帖手

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遺乎道，用力既久，再見益為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

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

脩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脩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為誇美也。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為脩辭居業明道。所謂脩辭。但是非禮勿言。

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故以直

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勸當也。蓋脩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

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謂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真業之所就。日以廣大。

終日乾乾。大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

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遺書下同。

說並見易文言。君子終日乾乾。是幹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為用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有志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之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入為近，有用力處。

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本注云：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朱子曰：知至則意識善才明，誠心始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吊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

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也。其躰具於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已，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躰實為已。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皆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朱子曰學者志識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朋友相處非獨講辯之功薰陶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心不開闊則規模狹陋而安於小成持守因滯而惰於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

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孟子說見發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密而制事審○朱子曰曾經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參也竟以魯得之

按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本注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毅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

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
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
却遂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
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
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有所
繫帶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
理也苟徒務記誦為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
玩物喪志○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已
為人
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以上並明道語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
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
思是禮之躅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
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
是樂之躅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
以反為文又曰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發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
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
便不是王者事

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定理立於天地之間
者必有而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
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
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舜設禘無虧父子之
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
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

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荀揚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為明備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為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未為知治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曾點言志以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云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蔡節齋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見

根本須是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

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朱子曰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

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為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志氣之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立志之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物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詳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効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矣

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員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志不

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負則執而不通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學而有所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于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即是着意強為非真自得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

鞭辟近裏著已者切已之謂也切問近思而不泛遠則心德存矣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

言必忠信而無一事之欺誕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慢弛則以是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為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一於誠實自然信順無往而不可以上皆切已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之事也說並見論語

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

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未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入與天地本同躰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躰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透徹如頽子克已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於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久亦自明徹矣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乾主健主動故進德脩業皆進為不息之道坤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入道之的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

必各有兩自得不然未嘗實用力於學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已為人之道也

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育德謂含養已德成已成人皆言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朱子曰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

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本注云西銘言弘之道

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挾陋自足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古之為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躡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

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然後為得也

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備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滯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類也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辨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人生壽夭有命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祚之修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祈天之求命常人資質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聖賢為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日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効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其積力久而得之也

○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發乎真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則視人猶已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

○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普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所謂仁也躰猶幹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受豈非仁民

○ 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

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節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真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為之已是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途而廢勉焉孳孳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己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

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

可

釋教言為訓釋古言為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入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為主耳苟志有所向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為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用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術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俳俳優倡戲也齋齋肅純一之意心齋說見莊子

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

知聖人亦據發曾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

言也

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

游夏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樂記之類凡此皆道軀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學為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

詞章之文也

說見賁卦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於義自反無愧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

者存心而已苟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

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烏得心跡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

私義利之所在而决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

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

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温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

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

則一也

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即是利心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

是不仁

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之全體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

已今人皆先獲也

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后其君之後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故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决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謀効者之為哉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

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說見論語

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其學學原於思善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已

為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一心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為反害其性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

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底乎成故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德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外書不同

智以靜而明行以靜為主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諒見前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

學莫大於知性真知性之本善則知之大本者忠信以為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為本則行之大本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

學也諒見中庸

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疎畧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問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或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問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辯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欲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闕其一焉

第實相須而進不容闕其一焉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

下

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其序不容躐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必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標幟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為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躐等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孳孳不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方得大學西銘看

尹傳字彥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嚮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已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蠲除氣質以為學問根本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如何對曰天下何

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

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幾義精仁熟而遽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心害者也

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鍛煉冶工之冶金言其善於成冶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跡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

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哉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

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

研精義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

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正蒙下同

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以為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義理於氣質相為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為主而性命拘於雜揉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

天而已

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問學之極功也學至於此是則渣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質之為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領惡而全好戴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

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天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萬物一體性本無外苟拘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躰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人能全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
故天大無外人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
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
不相似矣

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
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母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
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
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意者萌心之
始故曰有思必審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
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
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
常在事後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
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
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斯可矣

何用更言絕四以此
知四者各又是一病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說見論語

反天理則所趨日進高遠
徇人欲則所趨日入沉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

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

位而易行說見繫辭

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智則崇矣所以效天也又能
守品節事物之禮性斯成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
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
乎兩間也○或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
成之意又曰性者我所得於
天底道義是衆人共由底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以此

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後之蔽故其見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謂術之智疾疾災患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孳孳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

中亂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躰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愚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即西銘之原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躰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躰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

近思錄卷之二

為學

言

中處之實
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以資以為骸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然骸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骸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曰吾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陋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之事則人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是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若論天地萬物與我同躰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

遠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朱子曰不脩天理而修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歸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歸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

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

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

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解得此意實為我有所謂真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

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

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惟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躰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為躰同具是理以為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已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理也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也

本注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同躰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泛然並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並立而為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箇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

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在其中矣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

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為已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

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

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為仁之方西銘是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

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為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之間者同躰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等差耳非二端也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

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

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肺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執甚焉

戲言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憂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

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之纖芥以累其身心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

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

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

吝文集下同。說見論語。

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為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厚重而不知學見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

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放此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范育字巽之朱子曰橫渠說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自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

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立心既定而講治粗疎則所業莫進

講治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於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

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勤此言講治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可竭此言立心之必定

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遜順也遜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則講學為急如是則所修乃日見其進也說見尚書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克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

能弘之而已

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則此德存
立推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心視之則所見者亦
寢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有求於問學者有
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
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

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問而惟恐背違崇
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當積之歲月則內外兼
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
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之事

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

益

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
改治其不善者何如以是省身則德日新矣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多識

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

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書者
必求其旨歸不徒務輕治紀錄之功多識前哲之言
行以廣所知
則學日進矣

勿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
外馳德性日隳問學日廢矣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

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祖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據依而自守

平

須放心寬快公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故必廣大心求之徧狹固滯豈足以見道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言人虛驕耻於下問內則欺已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橫渠孟子說下同

故所以然也。酬應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
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
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
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
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所貴於學。正欲陶鎔氣質。矯正偏駁。不然則非為已
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
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
下同

文不密察。則見理叢疎。
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

處是疑也。

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
不通。不知疑者。是未嘗實用功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已待人無往而不
達。心小則褊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為病也。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

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

事。

人有妨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
道。故曰。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
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
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已而為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二辨合人已而為言也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功業立言立事皆是也為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創造必害于道矣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待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

足而未果他為也

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嘿養吾誠則反約窮源之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

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譎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

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正庶可以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因為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

近思錄卷之二 為學類

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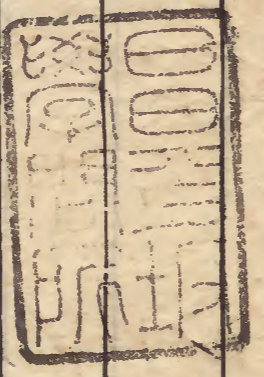
人不肯言其知之所得行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已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悅者之比也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近思錄卷之二

近思錄卷之二

四

近思錄卷之二
卷之二

一

天除其害

書
3
6

